

●良 心

野人山古道硝煙(下)

據古籍記載,公元69年,雲南地區的哀牢 國歸順東漢。東漢王朝為管理哀牢事務,在 哀牢地區設立永昌郡(首府在今保山)。永 昌郡轄地覆蓋今雲南保山、德宏、臨滄、普 洱等地,以及緬甸撣邦、克欽邦 (野人山所 在) 等地區。永昌郡的設立成為雲南及周邊 緬甸北部等地區納入中原王朝管轄的重要標 誌。三國時期,蜀漢政權曾短暫控制緬北地 區。相傳諸葛亮平定南中時曾率軍進入緬甸 境內,在野人山七擒孟獲。緬甸蒲甘城中有 武侯南征碑,緬人稱為漢人地方。唐宋時期 主要通過附屬國南詔國大理國對西南進行軍 事征服和行政管轄,實際控制範圍包括今雲 南西部及緬甸北部地區。元世祖忽必烈於 1286年攻滅緬甸蒲甘王朝,設立緬中行省, 通過冊封傀儡國王對緬甸地區實施間接控

明朝時期在西南邊境推行一套比較嚴密的 管治體系,在雲南承宣布政使司下設有三個 宣撫司和六個宣慰司(合稱「三宣六 慰」) ,控制的範圍包括幾乎緬甸全境、泰 國北部、老撾中北部、印度東部一部分, 毗 鄰今孟加拉國。其中,包括野人山和江心坡 在內的今緬甸北部克欽邦地區屬明朝孟養軍 民宣慰使司管轄範圍,治所在今密支那西邊 的孟拱。野人山和江心坡等緬北地區被明確 列入中原王朝版圖。清朝乾隆時期,清廷對 緬甸貢榜王朝四次用兵,經8年征討,迫使 緬王承認清朝宗主國地位並定期進貢。直到 19世紀中葉緬甸成為英國殖民地前,緬甸仍 繼續向清朝進貢。清朝還派官員到野人山胡 康河谷監管玉石開採。

在古代,中原王朝對緬甸北部和印度東部 地區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軍事威懾和邊境貿 易等方面。因此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道) 作為中國通過緬甸印度連接南亞中亞的主要 通道,貿易和文化交往不斷發展。到明清時

期,西南絲綢之路已成為中國通過緬甸印度 連接印度洋地區的重要捅道,緬北地區成為 中國對南亞中亞貿易與文化交流的重要樞 紐。中國通過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道), 把絲綢、茶葉、瓷器等商品通過馬幫運輸至 緬甸,再轉手至印度洋沿岸國家。緬甸在此 扮演中轉站角色,緬北的曼德勒、八莫等地 成為貿易集散地,聚集了大量中國與東南亞 的商人。洪崩河口岸(今雲南盈江至緬甸八 莫的商道)是明清至民國時期滇西通往緬甸 中部的重要通道,馬幫運輸活躍。

從1824年至1885年期間,英國為了與法國 在東南亞的勢力相抗衡,發動三次侵緬戰 爭,佔領了緬甸全境,緬甸淪為英國殖民 地。英國侵佔緬甸後,不斷蠶食中國領土, 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先後強 佔了野人山和附近的江心坡地區,並逼迫清 朝將南坎(勐卯三角區)以每年1,000 盧比的 價格永久租借給英屬緬甸。在此期間的1913 年至1914年,英國外交官麥克馬洪還誘使西 藏當局簽定非法邊界協議,將中印邊界北移 至喜馬拉雅山脊分水嶺。這就是所謂的麥克 馬洪線。按這個非法邊界協議,將中國藏南 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土地劃入英屬印度。 1933年英國又企圖強佔中國班洪、班老等佤 族聚居地區的銀礦資源,遭到我國17個佤族 部落聯合武裝抵抗。1940年7月,英國為了 避免日軍進攻緬甸,不顧中國抗議,同日本 簽約封閉滇緬公路,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嚴 重損害。1941年底,英國在正式請求中國派 兵入緬協助英軍對日作戰之前,竟然還以解 除封鎖滇緬公路為條件,脅迫國民黨政府簽 約,接受英國人測量的中緬未明確疆域邊界 線,即「1941年線」。1941年線將邊界向中 國內移15公里,中國的班洪、班老等17個佤 族部落轄區被納入緬甸。

抗戰勝利後,對許多中緬未定界的地區,



涉談判 (僅有一次由雲南地方政府出面交 涉) ,還多次在實際行動中默認了英緬的主 權地位。1947年緬甸獨立時,英方向緬甸移 交包括江心坡和孟養、野人山在內的實際控 制地區的行政權,當時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 國民黨政府也沒有採取有力舉措,致使作為 二次大戰戰勝國的中國最後一次喪失了爭取 上述領土的機會。

在1954年至1960年的中緬九輪邊界談判 中,中方堅持認為1941年線屬不平等條約, 是英國殖民遺產,但緬甸堅守英國炮製的 1941年線。由此引發1952年解放軍追擊國民 黨殘軍進入邊境爭議區和1955年的中緬邊境 武裝衝突「黃果園事件」,造成中緬邊境形 勢緊張,引起國際關注。「黃果園事件」促 使中緬兩國加速了邊界談判進程。1960年10 月1日,中緬在北京簽訂《中緬邊界條 約》。根據這個條約,緬甸把片馬、古浪、 崗房地區(153平方公里)和班洪、班老部 落轄區(189平方公里)歸還中國。中國則 把勐卯三角地(即南坎,220平方公里)移 交給緬甸,並放棄了對江心坡地區(27,000 平方公里)的聲索。1960年的《中緬邊界條 約》,南段基本保持了1941年線以來的走 向,中國放棄了對南坎名義上的主權,但對 於1941年線阿佤地區邊界線作相應修改,原 被劃給了緬甸的班老、班洪地區重新歸屬中 國。北段,雙方基本以高黎貢山脈分水嶺為 界,野人山江心坡地區被劃歸緬甸,但片馬 地區歸還中國。野人山從此不再屬於中國, 屬於緬甸領土。



中緬

號界碑又稱為「共和國

●羅大佺

-滴醬油的聯想

2025年11月1日(星期六) 香港文匯報

百姓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七樣飲食日常物品中,醬 油是最能勾連滋味與記憶的。它看似普通,實則藏着飲食文化的 調味哲學,只是這份深意,我以前從未細品。若不是參加采風活 動走進四川合江縣百年釀造企業永興誠,我仍會像從前一樣,在 超市貨架上隨手拿起一瓶醬油回家,從未去想像它背後沉澱的時

穿過永興誠古色古香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鋪着青石板的廣場 和數百畝青草坪的曬場,十萬口陶缸整齊排列,遠遠望去,無邊 無際;缸沿纏着褪色的粗麻繩,缸身印着模糊的年號,最早的幾 口,可追溯至清末民初。永興誠「五比一」醬油古法釀造技藝 而今已榮獲「四川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自1918年創立 至今,永興誠這份釀醬的手藝已傳了六代人,每一滴醬油裏,都 浸潤着百年光陰的厚重。

一群人俯身看向缸內,深褐色的醬醪在陽光下泛着細膩的光 澤,表面浮着一層薄薄的油花,那是遵循「五比一」黄金配比的 黄豆與小麥,在時光裏發酵出歲月的故事。「五比一」這個品 牌,來自於五斤醬醪取一斤醬油而得名。黃豆取其醇厚,小麥取 其清甜,原料先經清水淘洗三遍,褪去泥土與雜質,再入大蒸鍋 以柴火慢蒸,直到豆粒膨脹如珠、一捏即化,才帶着老作坊獨有 的氣息,裝入陶缸,開啟三年「日曬夜露」的漫長旅程。

白日裏,陽光透過陶缸的微孔,給醬醪注入暖意,微生物在溫 煦中活躍地分解着蛋白質與澱粉; 夜晚, 露水凝結的涼意讓醬醪 沉靜下來,雜質緩緩沉澱,滋味愈發醇厚。這一曬這一露,便是 整整 1,095 天,從春到秋,從晨到暮,匠人每天都要手持長柄木 耙,順時針攪動醬醪,力度、速度都有講究,既要讓醬醪均匀受 光,又不能破壞菌群的活性。這份日復一日的堅持,是機器流水 線永遠無法替代的匠心,也是釀醬技藝最動人的底色

我忽然想起童年時鄉下老家的廚房裏,那支標籤早已泛黃的玻 璃醬油瓶,瓶口沾着淡淡的醬漬。每當炒青菜出鍋,母親總會拿 起瓶子,倒出幾滴醬油淋上去,醬油順着菜葉的紋路滑落,瞬間 香氣四溢。我也想起了我的大哥,30歲不到患了肺癆,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已經病入膏肓了,家裏卻拿不出什麼好吃的菜餚 給他嘗,每頓飯也就是在他碗中的熱米飯裏滴上幾滴醬油,而他 也把這醬油拌飯吃得津津有味。如今站在這百年曬場,懷念的, 不僅是醬油的鹹鮮,更是那份歲月的煙火味。

走出曬場,走進展廳,陽光斜照在老物件上:泛黃的賬本裏記 着當年的釀造成本,生銹的鐵勺曾攪動過無數醬醪,還有一張黑 白照片,記錄着第一代匠人挑着醬缸走街串巷的身影。玻璃展櫃 裏,一瓶瓶貼着「非遺傳承產品」標籤的醬油整齊排列,瓶身上 泛着溫潤的亮光。我感覺永興人釀的不是醬油,是兒時的記憶 是舌尖上讓味道回家的路。

詩詞度墨香

●詩:施學概 書:梁君度

全日成 豹 邁 PED 寿日 夜三萬台灣 先後 春本 如開 音に 2 诗各伯人 九 等 仰 間に

喜春來・十月二十五設 立為台灣光復紀念日賦

晉江詩客(伯天)鞠躬

驚天豹隱開先志,動地雷鳴 醒睡獅。如今九宇仰襟期,豪 邁姿,青史鼎銘時

註:北曲中呂宮曲牌中原音韻 (支思)

> 乙巳九月初五 2025年10月25日

文化解碼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易培基:故宫第一代守護者的悲歌

然在列。然而,這個名字的背後,並非只有開創者的榮耀,更 纏繞着一場百年前的悲愴。他的一生,在那個年代,是一幅交 織着革命激情、文化理想與政治陰謀的畫卷;他的悲劇性結 洞百出,調查過程充滿了偏見,真實目的在於借助司法手段打 局,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深刻映照。

的文化教育奠基者之一。

作為湖南長沙人,他在近代中國成為頗具影響力的革命家與 教育家。加入孫中山先生創建的同盟會後,他立志建立一個全 新的中國。在出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校長時,他做了一件自己 都未曾想到會成為歷史佳話的事:破格聘用了青年毛澤東為附 屬小學主事(即校長)。後人評價説,這不僅彰顯了他慧眼識 才的膽識,也為他日後在政壇的人際網絡埋下了伏筆。赴京 後,他擔任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管理全國的教育發展與規 劃,也成為國民黨內左派的重要人物。

1924年,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宮,成立了「清室善後委員 會 | , 易培基隨即被邀請成為創始團隊的核心成員之一, 與一 眾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士一起投身於繁重的故宮文物清點工作。 1925年10月10日,一個注定被歷史銘記的日子,故宮博物院 在乾清門前正式宣告成立,向全體國民打開了神秘的朱紅大 門。此後,易培基被國民政府任命為首任院長。從皇家禁苑到 人民的博物館,這一劃時代的轉變,他是其中最重要的推動者 與守護者之一。

作為首任院長,易培基面臨着空前的壓力:需組織人力對超 過百萬件文物進行清點、編目和整理;需建立一套全新的管理 制度,向公眾開放;更需頂住來自各方軍閥、政客的壓力,防 止國寶被巧取豪奪。他兢兢業業,如履薄冰,與同事們共同守 護着這座中華文化的基因庫、最高藝術殿堂。他甚至因參與支 持北京學生運動而被北洋政府通緝,被迫離開北京。

然而,政治的風暴在那個時候更為猛烈地襲來。1928年北伐 成功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日趨白熱化,以蔣介石為代表的 新貴與汪精衛、李宗仁等元老派矛盾激化。易培基不幸成為了 政治鬥爭的一個靶子。

1930年前後,一場毀滅性的風暴向易培基襲來。事件的導火 索是故宫處理一批滯銷的宮廷遺留皮貨與藥材,以及一些未經 仔細核查、被認為是贋品的文物。這本屬於正常的工作程式, 卻被對手無限放大。時任國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常委、與易培基 素有嫌隙的張繼及其夫人崔振華,希望接替易培基成為核心負 責人,他們主導並推動對此事的調查,最終將其升級為駭人聽 聞的「故宮盜寶案」。

指控的核心是易培基及其女婿、故宮秘書長李宗侗「監守自 盗 ,利用職權將宮中珍寶竊為己有。消息一出,舉國譁然。 然而,這完全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治陰謀,所謂的「證據」漏 擊異己,將易培基一派徹底排擠出故宮博物院的權力中心。張 百年前,他出場的身份是辛亥革命的先驅和民國初年最重要 繼並未如願成為第二任院長,易培基堅持推薦了他更信任的馬 衡繼任。

>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持續的政治逼迫下,易培基於1933年被 迫辭去故宮院長職務。此後,案件遷延不決,使他長期處於被 審查和攻擊的境地。為躲避進一步的迫害,他不得不遷居上海 法租界,生活困頓,心情抑鬱。數年的冤屈、憤懣與憂懼,徹 底摧垮了這位昔日激情四溢的革命者的身心。

> 1937年9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戰亂之際,易培基在上海 寓所中含恨而終,享年57歲。直至生命盡頭,他也未能親眼看 到自己沉冤得雪的一天。這位故宮的奠基人與守護者,最終未 能等到他所期待的公正判決,其悲劇色彩,令人扼腕

> 然而,歷史終會沖刷掉人為的污濁,以真實為依據評價他的 人生。在他去世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如胡適等,公開或 私下表示此為冤案。1948年,國民政府法院終因證據不足,對 此案作出「不予起訴」的裁定,這事實上宣告了易培基的無 罪。新中國成立後,文史界與文物界也重新審視這段公案,一 致認定「故宮盜寶案」是國民黨內部傾軋所製造的一起政治冤 案,正式為易培基恢復了名譽。

> 如今,當我們漫步於歷經百年歲月的故宮博物院,目睹600 年歷史的殿宇與千年遺存的珍寶時,易培基這個名字或許已顯 得有些陌生而遙遠。但他的貢獻,早已融入這座博物館的基因 之中。他是一位開創者、奠基人,也是一位悲劇人物。他的故

事,不僅僅是個人的榮辱浮 沉,更是那個時代理想與權 謀、守護與陰謀激烈交鋒的 縮影。他的冤屈已被歷史平 反,而他作為故宮首位守護 者的功績,將與他所蒙受的 苦難一起被後人反覆記憶、 探討和警示。這是一個關於 權力與文化理想複雜關係的 故事,訴説着一代文人為國 寶嘔心瀝血的赤誠與悲愴。

好在,歷史在公正與良知 下給出了答案



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易培基像 作者供圖

浮城誌

那隻趾高氣揚的公雞剛給對面籠子裏 的母雞唱完歌,老闆就拎起牠的脖子, 割斷牠的咽喉,把牠扔進一個帶着毛腥 氣的簡陋機器裏。一按開關,可憐的雞 被迫不停地旋轉、旋轉,連掙扎的機會 都沒有。直到漂亮的羽毛紛紛落盡,最 後一點呼吸也被剝奪

闆強有力的手握着牠的尾巴,把魚頭朝 下使勁敲打,像砸開一個帶着堅硬外殼 的盒子。悲慘的魚甚至不能像公雞那般 發出痛苦的呻吟,老闆又把拚命掙扎的 **地擱到砧板上了。刮鱗**,剖腹,掏腮, 洗淨,魚眼突出,腮幫鼓起,已經氣息 奄奄,任人宰割。「打算怎麼吃?清蒸 還是煮片?」老闆問。清蒸的話,可以 付款了;若是後者,他還可以幫忙再切 割成片。——「是斷頭還是凌遲?」我 想起莫言《檀香刑》中的句子,不寒而 慄。而我一邊惶恐着,一邊還要放牠在 高溫裏烹熟,吃其肉去其骨……

市場裏的尷尬遠不止於此。桿秤上星 星點點的記號代表幾斤幾両我是不知道 的,也不懂得討價還價。買菜到八九元 的時候,我總是主動説,別找了,添幾 棵小葱湊夠十元。曾經在香港見過店裏 賣蔬菜水果,不用稱,都是一把菜一堆 果標個總價,這個適合我

我常常去轉角處的攤位買菜,那裏菜 品豐富,整齊得一目了然,女人動作麻 利,先遞幾個袋子,等選好後她就一一 放在電子秤上,報單價和總價,五毛錢 以內的都不收。而她丈夫來幫忙時,哪 怕是10元1角,他也要添點菜葉湊夠11 元。這種差距令人啼笑皆非。我堅持在 殺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血腥。老 那裏買菜,源於一個雨天裏,女人主動 找了個大袋子,幫我裝好所有的東西, 甚至幫我撐開傘。細節裏的真誠令人難 忘,我相信她的善良,進而相信她攤子 上蔬菜的品質。

羅 鴻

那個老女人的菜,我是決不去買的。 有一次,我正看一小姑娘剝豆子,飽滿 的青豆帶着生鮮的氣息,我猶豫着該買 一斤還是全要,無意間見老女人在一旁 朝我賣力地使眼色,還揮手示意讓我過 去。我疑惑地靠近她,聽她狡黠地笑 道:「她的豆子不好,買我的。」我頓 時興致全無,索然走開。

晨曦唤醒集市,又開始嶄新的一天。 我走過菜市場的小巷,陽光正從屋簷一 角斜射下來,把一堆嫩南瓜分割成青綠 和金黃兩種鮮明的色彩,一串飽滿的水 珠正從旁邊的萵筍葉上滑落。忽然想 到,集市裏這日復一日的喧囂和平淡, 這平淡日子裏的瑣碎和蕪雜,或許才是 生活的本色

李節都會安排補償 在晨風中的 我徐然照 照 我徐後我 此時, 光陰如: 早平正傾晨鋪在瀉 空新預給 樹眉 出枝 新的時 放得段 詩詞偶拾 於親 鈣化後的光陰 于開啟新的一天——拉開窗簾,黑夜隱退。 找出對應的衣服。 金 当明年春天 簡結婚拉 間派相信這 ,我努力地微笑着 晨曦悄悄抄襲我的 秋視 窗璃的 輸 這血光 是一 落葉簡-是我最喜 角(詩二 着鳥 朗 部的分 的音符 心理反應」。 一款 首 王富祥

■ ②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